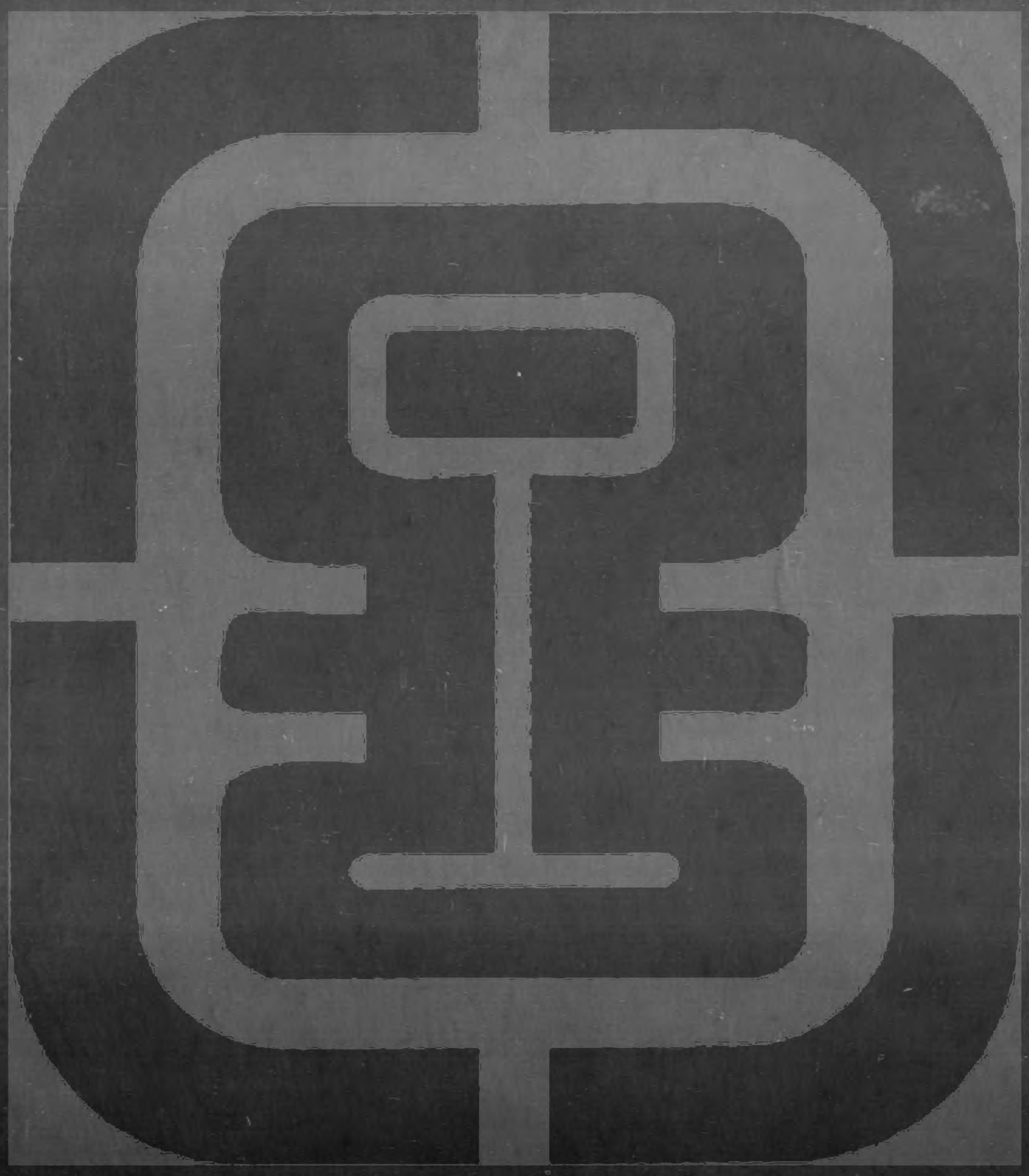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大光居誨禪師　九峯道虔禪師

湧泉景欣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谷山藏禪師

中雲蓋山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棲賢懷祐禪師

覆船洪荐禪師　德山存德禪師　吉州崇恩禪師

石霜山暉禪師　郢州芭蕉禪師　肥田慧覺禪師

鹿苑山暉禪師　寶藍山約禪師　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大通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　龍湖普聞禪師

張拙秀才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逍遙懷忠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　黃山月輪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　天蓋山幽禪師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牛頭山微禪師
香山澄照禪師　陝府天福禪師　中梁山古禪師
襄州谷隱禪師　安州九嶷禪師　盤山二世禪師
九嶷敬慧禪師　觀音巖俊禪師　濠州思明禪師
鳳翔招福禪師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　代龍一世禪師
白云善藏禪師　伏龍二世禪師　陝府龍峻禪師
伏龍三世禪師　潭州藤霞禪師不列章次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禪師　泐潭神黨禪師

南源行脩禪師　泐潭山明禪師　吉州禾山禪師
泐潭延茂禪師　同安常察禪師　泐潭匡悟禪師
禾山無殷禪師　泐潭牟禪師
湧泉欣禪師法嗣　六通院紹禪師
雲蓋元禪師法嗣　雲蓋智罕禪師　新羅卧龍禪師
天台山燈禪師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禪師　新羅百巖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禾山師陰禪師　柘溪從實禪師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彥賓禪師　青峯傳楚禪師　永安善靜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　洞溪戒定禪師　京兆卧龍禪師

逍遥忠禪師法嗣　福清師巍禪師　白雲無休禪師
蟠龍文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木平善道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陜府龍溪禪師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　耀州密行禪師
思明禪師法嗣　鷲嶺善本禪師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
雲蓋景禪師法嗣　南臺寺藏禪師　雲蓋證覺禪師
烏牙賓禪師法嗣　大安興古禪師　烏牙行朗禪師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　紫閣端己禪師
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禪師　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清勉禪師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卧麻衣草

屢亡身為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為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秪為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叙上堂一代時教秪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剥盡到底也秪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孫重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為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

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
座曰這箇秪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
不肯我鄉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
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
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
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
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
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
累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裝中事是詁
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
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
試話會看不假耳試來聽看不假眼試辯白看所以道聲前拋
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圓體向甚麼處

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
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珎重問承
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
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秪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為臣種曰如
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為內紹曰如何是王種
師曰須見無承當處人無擔荷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
以借為誕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
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
紹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
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
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
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
鄉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

二邊師曰源也不獨坐世界裏絡王種名外絡王種姓所以道
絡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絡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
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
人為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
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
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度兒孫師曰猶守珎御在曰如何是
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間出秖是爾傳語度人豈
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秖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度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
地所以喚作傳語度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
曰流光雖徧闍內不周曰流光與闍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
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
獄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恭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

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
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
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
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
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度事作麼生師曰百歲
老人夕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為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
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
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斗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
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
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
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
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

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驩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志公真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信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没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鑑師驟牛而去彊德趺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鄉邊師曰鄉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

猶是這邊事鄉邊事作麼生疆無對師曰莫道騎着不鑒好上
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
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
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
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
道親人不得度濕不度親人恁麼辟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座但
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
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
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
家子三人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為他十八
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
如何居曰秪為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

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柰何霜曰
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户俱閉即
不問萬户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
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潙霜曰道即大殺道極道得八成曰
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潙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
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
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潙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黃面瞿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
曰昧不得問鮀為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
僧師曰叅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
相見茶羅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
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
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

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秪
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
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
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拶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
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
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
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
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
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

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為甚麼不柰何霜曰
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户俱閉即
不問萬户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
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潙霜曰道即大殺道秖道得八成曰
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潙師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
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
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潙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黃面瞿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
曰昧不得問蛇為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
僧師曰叅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
相見茶羅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
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
不得即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

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秖
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
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
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拶著汝麼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
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
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
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
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
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
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

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絶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問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闇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拈瓔珞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絶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問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叅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闇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拄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舍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有月蕊橫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柰河橋畔嘶聲切劍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甚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

鄧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秪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庵人師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庵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遑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脩證得縱行玄路也嶇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氷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自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自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襲曰襲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闇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為甚麼邂逅誌公真不得師曰非但僧

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為甚麼邈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得曰和尚為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處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鄰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闇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喜

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謚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已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擔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為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猱猻路絕巖崖出芝木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

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簡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兎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衆師問石角穿雲路携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伍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鴈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為之邪霜曰是實事鄉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樨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納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

霜曰覔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
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
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卅年出家具戒通經論
問道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
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
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
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
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
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
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
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
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鑊甕裏淹殺師遍遊
叢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脩書令僧馳往師接得
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
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
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闇黎此間
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闇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
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
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
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
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

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溈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秪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談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趂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秘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多曙色似太陽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裝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蒭蕘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談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柰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麼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虛勞煩於飾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挂明暗庭事又作麼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拈肘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為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横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鸞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沉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佛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極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

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賊剥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剡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罌鵝餅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槩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豎拂子僧曰恁麼

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辯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大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鷲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illegible]）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二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度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先化元年八月詔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畧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

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是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極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鄉句是賓鄉句是主若擇得出乎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甚麼鉢袋子粘）

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嚴）勞放木鵝便告寂

撫州逍遥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青）索問洪爐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林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鄉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劍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為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曰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瘦兒捨父逃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

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
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
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
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
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
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
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覔玉所以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深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
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
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竿來

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拍掇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
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
覺户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傳
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吽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
年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户僧
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獲鳥
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
向甚麼處伺曰向韶山口裏伺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
向甚麼處伺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
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鄰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

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
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
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
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
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
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
魯般門下徒施功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
女方抛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
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入事了師召
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
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挺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
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為甚不鑑師曰水
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鷰
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
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
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
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秪如不借不求時如
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辯的師曰鋒前不
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
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
見文殊後為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甚麼
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
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矣齋畢聲鐘端
坐長往謚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庭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絶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秪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内人何太少它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荅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滇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談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吽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嘿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為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庭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

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畲脫粟飯野菜澁黃虀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餤裹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遍土擔漏巵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嶐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嶐及乎到來極見一嶐師曰閑黎極見一嶐不見九嶐曰如何是九嶐師曰水急浪花麁

幽州盤山禪師二世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嶐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珎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覆須臾供四方僧言訖捨去

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着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壽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裹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闇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玲瓏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拄不起問一機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機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成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備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不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　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辭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任心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　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談父德時如何師曰闇黎且住聲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行猛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真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辯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袁州南源行脩慧觀禪師光啟中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峯巒猨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嘶無形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卧昏昏不舉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

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為師師曰風箏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班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衒自有傍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笠簦賣蔗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遠禪林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乳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帀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弥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沒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涇盡不回頭曰如

何是却来庵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来
不去庵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
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説何法示人師曰我説一乘法曰如何
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
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説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
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
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
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着某甲若問別
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
黄葉師曰傷鼉怒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
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
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趂文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
下徒話撈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

塲榮刖却二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
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
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
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瀼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
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
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也師曰横抱孩兒擬彰皇簡
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
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
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
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
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佚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
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総應如是師曰還

是沒交涉問六葉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殼禪師福州吳氏子十歲從雪峯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音衮隨衆見何境界而可備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住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怡問仰山揮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到鍬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為甚麼不全道師曰畫法無氏曰不怕無氏請師畫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為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擬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着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如鑄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

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珠重言訖而寂謚法性禪師

洪州泐潭宰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正是着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珠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蟭蟭蛇鎖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鑊鹹鹽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間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共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然未興孫賓失筭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絕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無頂岌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鄉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卧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為甚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輪垂不到磻溪謾放鈎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兎驚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力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

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未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秖到潼關便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秖為迷途甲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既是體得為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久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曾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庭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曰閫外不行邉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為甚麼不見師曰為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柰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多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

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箬問蟒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鼇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鼇路上不着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庭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柰何水曰夾山為甚麼不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祖對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闇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鄉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

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
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蕊遲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
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
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
驚蘆頭蹋雪聽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
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
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
來晚袍園會裏沒蹤由師往遊嬖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
運丙午冬鳴犍稚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
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鷄常
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
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
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蔭請師直指妙
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
旨住後僧問蛇師為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
直入裹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為甚打魚鼓師曰直須
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
今日意何如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遥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絡逍遥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道遥迥物外物外靈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辭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芳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座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座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鄙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棲鳳越楊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座人師曰寶御珠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氐槊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闇塞虛空曰闇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凡有新到來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伍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內譽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

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眎
歌聲有鳥城闕今日来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
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
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来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
有分

陜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
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
下箇撅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潼)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
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户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
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
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illegible]
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任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
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
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聽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
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
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闊北地
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
離垢人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

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叅天鹿野苑中孤兎交横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棄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為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户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雞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来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那多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户問如何是鄰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来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多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栖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為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為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辯問如何是塵中即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栴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甚麼徒弟多師為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鬚飛趙三界外綠毛龜解道煎茶問如何是在座人師曰劍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座人師曰釋迦在閻黎後

青峯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青原六卷終

大宋

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　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鄉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輔　幸開寶塔問僧鄉是甚人對曰塔主　帝曰朕之塔為甚麼鄉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威知一日因僧朝見　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卧雲庵　帝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

雪竇代云 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 陛下還記得麼 帝曰甚處相見
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 帝曰卿以何為驗僧無對雪竇代曰
賓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 宣賜 召問昔日
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帝嘗夢神人
報曰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 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
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覩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 帝問朕在鄉
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朝罷 帝擎鉢問丞相王
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
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 帝降旨令肩輿入
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
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于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
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

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 帝製三偈令繪像須行偈曰 七百
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關才
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
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
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
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 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茶陵郁山主 僧肇法師
禪月貫休禪師 先淨照禪師 公期和尚
唐朝因禪師 東山雲頂禪師 雲幽重惲禪師
布袋如禪師 投子通禪師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禪師 仁王欽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樓子和尚　神鼎本如法師　天竺證悟法師

本嵩律師　亡名古宿（念八則）　亡名官宰（七則）

亡名行者（五則）　亡名道婆（五則）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惡瓦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賛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羅哩羅

僧肇法師遭秦至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太小肇法師臨死猶寮語）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須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白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極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泐潭代云彼亦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

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闍老殘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逢三祗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祗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日法雲初謁雪峯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與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　朝廷有　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

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盖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　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箕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横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秪恐不是王是王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趂寂郡守具　奏其事奉　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　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襟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絶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烏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

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来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録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庵曰却秪從這裏猛着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着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丸者求語裴楊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白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来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羮被一顆鼠糞汚却（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窓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窓上但書窓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窓上不要書窓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庵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宿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

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琅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攝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攝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

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来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此子家風甚堅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

庄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来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来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黄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来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為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来又老宿代云吉州鎖慶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其甲纔喚便裘業（法燈代云叱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着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庄着向鄉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為流通

盖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着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負得是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是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秪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讚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鵝鴨觜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嗤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麼不去岸上死

鵝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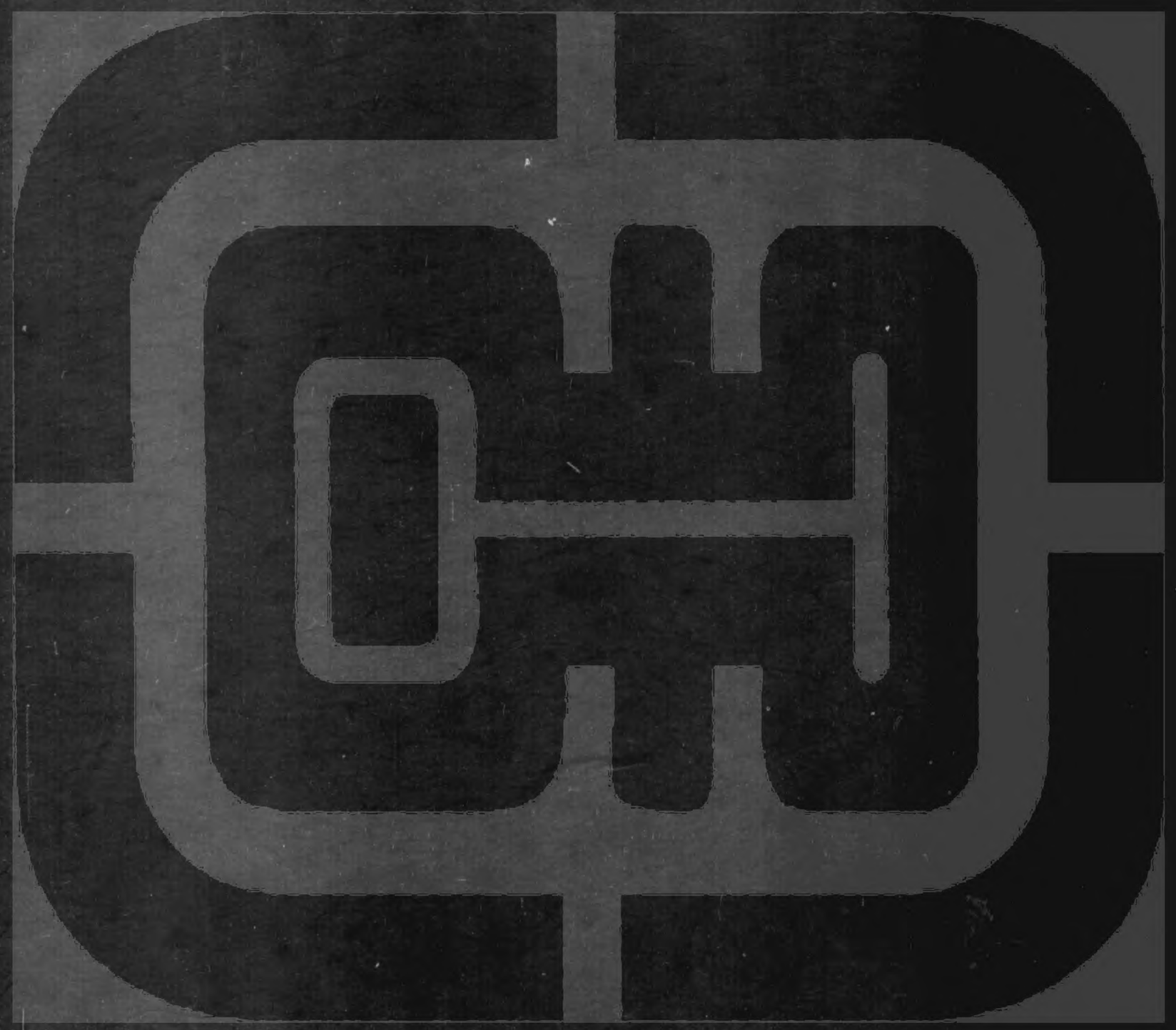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鄉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極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來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着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鄉請意旨婆枯梳子插向髻後曰回

向了也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棟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着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明滿慶即知